

纪念  
安徒生  
诞辰  
200  
周年

【丹麦】安徒生 / 著  
阮 珮 / 译

奥·特

安徒生精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安徒生精品集

# 奥·特

〔丹麦〕安徒生／著  
阮坤／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特 / [丹] 安徒生 (Andersen, H. C.) 著; 阮坤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62-8

I. 奥… II. ①安…②阮… III. 长篇小说—丹麦—近代 IV. I53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432 号

书 名	奥·特
作 者	[丹] 安徒生
译 者	阮 坤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策 划	戴 东
责任编辑	戴 东 凌 江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22 千字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62-8/I·3816
定 价	2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纪念  
安徒生  
诞辰  
200  
周年

# 第一章

幸运的宠儿在此欢聚！

有一种乐趣至今还没有一个诗人恰切地歌唱过，还没有一个女读者曾经体验过或者将在现世有所体验，即便她非常和顺。这种乐趣只属于男子，甚至只属于精英。它是生活中的一瞬间，它紧紧抓住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灵、我们整个的存在。天真的人流着泪，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其间虔诚的母亲为儿子、可爱的姐姐为弟弟生活中这一重要瞬间祷告上帝。

没有一个女人，即便她是一个挺善良、挺漂亮或者挺聪明的女人，能体验当上一名大学生的欢乐的瞬间，或者能用一句更常说的话来描绘通过初试时的喜悦！

当上了军官的军校生，当上了学术巨擘的学者，当上了熟练工人的学徒工，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这种腾飞，这种跃进——越过成长的极限走进哲学比武场。我们都朝着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奋进，像江河一样奔流，最后汇入海洋，进入无我的境界。

这时，年轻的心灵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由，而且是加倍

地感受到自由。这心灵力求表现活力，它认知自己的存在价值。事实已经表明，它并不过于轻松，它仍然紧抱着儿时的并非虚幻的种种梦想，甚至爱情的欢乐、对艺术和科学的热情，都不如“现在我是一个大学生了！”这样震颤全身的神经！

这是生活中的春天。在这个时节，冰雪覆盖着的学校打破了坚冰，希望之树吐出了嫩芽，自由的阳光照耀着，和我们一起遨游。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就在自然界落叶纷飞的十月里，在黄昏开始变黑时，在滞重的冬云层层密布时，似乎它们都要对年轻人说：“你们的春天，考试的发轫，只不过圆了一个梦。即便是现在，你们的生活应该是严肃认真的！”但是，我们的快乐的年轻人并不想这些事情，我们也不会去想。我们倒是要高高兴兴地和他们同乐，去走访他们圈子里的人。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圈子开始。

## 第二章

最后我们分道扬镳：

有人去日德兰，有人去菲英岛，

可都敏于沉思，

——那样灿烂，那样充满乐趣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卡尔·巴格尔<sup>①</sup>

1829年10月，大伙儿通过了文科考试。一天晚上，几个年轻学生在一个同学家里聚会。这个同学是哥本哈根人，十八岁。他的父母为他和他的新朋友金榜题名举行宴会。母亲和姐姐极周到地安排好了一切，父亲从地窖里取出了上等葡萄酒。这位同学本人，在这里可以说是嘉宾的小主人，也准备好了烟草，正宗的奥罗诺克烟草。至于烟斗，请柬——当然是用拉丁文写的——已通知客人自备。这批宾客共二十一人——全都是最要好的朋友——都来了。大约有三分之一来自外省，其余的都是哥本哈根人。

① (1807—1846)丹麦诗人。——中译者注



“荷马<sup>①</sup>老祖宗应该站在桌子中间！”一个最活跃的客人说，他从暖室里取下一尊塑像，把它放在铺了台布的桌上。

“是的，当然。他要和其他诗人一样多喝几杯！”年纪大一点的客人说，“卢德维，给我一本练习簿！我要给他做一个葡萄叶花环。因为我们没有玫瑰花，我也不会做玫瑰花环。”

“我开始祭酒了！”第三个人大声喊道，“跪陈词而荐酒。”他用刀尖挑了一点盐撒在塑像上，同时举起酒杯给塑像浇了几滴酒。

“不要像对待牛那样对待我的荷马！”主人大声喊道，“荷马本该在杯盘和花环蛋糕之间占有一个光荣的席位！他主要是我的诗人！正是他教我用希腊文颂扬出类拔萃的人物。现在我们来互相祝酒吧！耶尔根带头喝，然后我们齐唱‘喜从天降’和‘美好的生活’。”

“让这位戴红衣主教帽的教堂司事领唱！”外省来的一位年轻人大喊道，他指着一位脸色红润的伙伴。

“哦，我现在再也不是教堂司事了！”伙伴笑着回应了一句，“若是你要旧事重提，那我就要叫你中学时代的老绰号——‘喷雾器’。”

“但那是一个很好的小故事！”中学同学说，“我们管他叫‘教堂司事’，是根据他父亲所担任的职务，但那毕竟不怎么特别有趣。更有趣的是这顶帽子，它确实像一顶红衣主教帽。我嘛，就在同时，人家也给我取了一个更逗笑的诨名。”

“他就住在学校附近，”伙伴紧接着说，“他总是在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内溜回家去。后来有一天，他含了一大口烟，打

① 纪元前九世纪的古希腊诗人。——中译者注



算把它喷到我们脸上,但当他鼓着腮帮子走进过道时,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又在上課了。校长还站在门口。他当然不能张开嘴把烟喷出来。他指望像过去那样溜进教室。‘您嘴里含了什么东西?’校长问道。但菲利普这时因不能吐出烟雾而无法作答。‘现在您讲不出话吗?’校长吼了起来,抽了他一记耳光,于是烟就从他的鼻孔里和嘴里冒了出来。场面十分精彩。这事让校长谐趣横生,他便给这位可怜的过失犯取了个雅号。”

“美好的生活!”领唱者起了音,其他的人都协调地跟着唱。这以后,一个年轻的哥本哈根人展示了他的戏剧才华。他非常逼真地模仿了高等学府的教授们,表演他们的怪癖。他的善意的表演,即使受冒犯的名人自己看了,也一定会觉得很开心。接下来是祝酒:“祝大家健康长寿!”

“祝最漂亮的姑娘健康!”一个快活的小伙子大胆地嚷道。

“最漂亮的姑娘!”一对最年轻的小伙子重复说,并互相碰了一下酒杯。他们脸颊涨得通红,为着他们的大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可从来没有想过那属于他们的新生活的可爱的人。这时轮舞曲开始了。在这中间,每一个人都要说出他心爱的姑娘的教名。可以肯定,每两个小伙子就有一个人说的名字是凭空捏造的。有些人说出一个名字时,心在不停地跳动。他们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即将临近的军训,漂亮的制服,参加学生俱乐部和各种娱乐活动,这些事情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还有日后的语言学 and 哲学——是的,他们都谈到了,他们一定要显示自己的拉丁语知识。

“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一个人说,“如果每周一次我们轮

流在各人房间里聚会,开展讨论?一句丹麦话也不准讲。这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制度。”

“我同意这个意见!”几个人大声喊道。

“要制订一个规章。”

“是的,我们还要把最好的拉丁语学者、日德兰人奥托·特斯特鲁普请到我们这里来!他用拉丁语六音步诗体写论文呢。”

“今天晚上没有请他来。”邻座一个小伙子、菲英岛的威廉小男爵、这伙人中间惟一的贵族说。

“奥托·特斯特鲁普?”主人回应道,“是的,他真的是一个聪明人。但我觉得他非常傲慢。有关他的一些事情搞得我很不愉快。我们不是笨蛋,尽管他得了九个特优!”

“可是令人十分气恼的是,”另一个人嚷道,“他的数学得了惟一的零分。否则会请他来的。现在他只得为他的许多优良成绩折磨自己了。”

“是的,他是精通数学的!”威廉补充道,“卷面上出了一些错,这要怪查卷人,但是怎么错的,我不知道。特斯特鲁普是一位感情极为炽烈的人,他能变尊敬为蔑视,一生气就拂袖而去。从他那儿收上去的卷子只是一张空白纸,结果他得了零分。这次口试不可能给比劣更高的分数。特斯特鲁普这个人确实挺不错。我们曾一起坐船旅游过,从赫尔辛格到哥本哈根。在笔试期间我们并排坐,一直到考数学那一天,以后我坐在他后面。除了他的傲慢,我非常喜欢他。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克服这个毛病。”

“赫尔男爵,”他的邻座人说,“我同意您的意见。我们要不要喝‘你老兄酒’?”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要喝‘你’！”主人说，“要是同志们和好朋友们彼此以‘您’相称，那就算不了什么啦。”

“埃弗·巴克科斯<sup>①</sup>！”他们都高兴地大喊大叫。酒杯都斟得满满的，一只手臂伸过去绕着邻座人的手臂；杯中酒一饮而尽了，好几个人开始唱起了《甜蜜的友谊》。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一位年纪较轻的客人问他的新的“你老兄”。

“我叫什么名字？”他答道，“我和这位男爵同名，只差一个字母。”

“男爵！”第三个人嚷了起来，“哦，他在哪儿？”

“他正站在门口聊天呢。端起你们的酒杯来！现在我们都来喝‘你老兄酒，’好吗？”

大伙儿再一次举起了酒杯。小男爵笑着碰了碰杯，在围拢来的圆圈中间大喊：“你，你！”但是他的一切举止都显得有些勉强，不过没有一个年轻人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更想像不到他在第一次干杯时突然退出的惟一目的就是不想喝酒，但很快他又成了一个毫无节制的人。他承诺在他一旦把家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每一个想研究神学的青年都可以靠他的财富过日子。他还建议拉丁语讨论会应该从下星期五开始，先在他家里开。然而，奥托·特斯特鲁普应该成为一个成员——如果他愿意，当然大家可以理解，因为他是一个优等生，而且他们是朋友。两人在一起旅游过，还一起坐在一张绿桌旁边。

小男爵像其他人一样，一来就早早地交上了益友。有几

① 一译巴克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名。——中译者注

位还久久不愿离开这个极乐圈。街上是一片深沉的寂静，这是一个最美丽的月夜。很多人家都关门休息了——只有几家还点着灯。多数人，连那些凭责任心要赶走睡眠之神的人都在睡觉。一个穷苦的马车夫打坐在车台顶上，在守候同伙的房子前面。他把缰绳缠在手上，享受着渴望已久的休息。威廉（以下只称呼小男爵的教名）独自走过街道。酒浇热了他这个北方人的血——而且它流得很快。他的青春精神，他的欢乐情绪和他刚离开的快活伙伴们所引起的兴奋，使他不能平静地从这个睡着的恩底弥昂<sup>①</sup>身旁走过去。他突然想到要打开车门跳上车。然后他便把酒杯丢到地上，大喊一声：“开车！”马车夫从他的甜滋滋的睡眠中惊跳起来，迷迷糊糊地问：“上哪儿？”威廉不假思索地喊道：“西街希普大厦。”马车夫便赶着马儿往前走。半路上，威廉又打开车门，大胆地跳下去。马车仍向前滚动。它停在希普大厦的酒店门口。车夫下车开门，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把头伸进去看个究竟，但没有人，车是空的！“奇怪！”车夫说，“难道我在做梦？但我确实听见，听得非常清楚，要我把马车赶到希普！上帝保佑！现在他们正在等我呢！”他跳上车台，又急速地把马车赶回去。

与此同时，威廉回到了葡萄园街住宅。他打开窗户，欣赏美丽的夜景，凝望着为一排店铺所掩蔽的荒凉的教堂庭院。他没有睡意，虽然街上的一切，甚至包括更夫们在内，看来都乐于接受上帝恩赐的睡眠。威廉想着快乐的晚会，想着他在穷苦的马车夫的车上的惊险举动，接着从墙上取下他的

<sup>①</sup> 旧译“恩底弥翁”。据希腊神话，他是月神塞勒涅所爱慕的年轻的牧羊人。这里指马车夫。——中译者注

小提琴，拉起变奏曲。

最后留在盛大的狂欢会上的几个客人，比他们跟威廉分手时兴致更高。现在他们来到街上漫步。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唱起了岳德调<sup>①</sup>（更夫不会像一般校长那样爱管闲事，进行干预）。他们听到了威廉的琴声，并且辨别出了是谁在弹奏。

“你，屋子里的人，给我们演奏一首对舞曲吧！”他们大声喊道。

“可是那更夫？”一个胆子比较小的人低声说。

“见鬼，他就坐在那儿呢！”第三个人喊道，并用手指向一个正在睡觉的家伙，他的头就靠在一个关着的摊棚前面的大木柜上。

“他倒是快活！”头一个讲话的人又说，“要是那健壮的冰岛人在这里就好了，他会立刻用武装带把他捆起来挂在一个铁钩上。他以前做过这种事。他力气大得像一头熊。他抓住一个像这个家伙一样的懒汉，十分巧妙地扔起他的瘦腰身，并用他的腰带捆好，挂在称量棚里的一个钩子上。这更夫就挂在那儿，还吹哨子召唤别人来。第一个赶到现场的立刻又被挂在他旁边。当这两人同时吹哨时，那冰岛人就跑开了。”

“这里来，抓住！”一个快活的兄弟喊道，他很快就打开了木柜，柜盖本是用钉子钉牢了的。“让我们把这个更夫放到木柜里去，他睡得简直像一头死猪！”一会儿，四个人抓起了这个睡汉。就在这当儿他倒真的醒了过来，可是已经躺在木柜里了。柜盖一盖上又钉上了钉子，就有两三个人跳到盖子

① 一译约德尔舞曲。——中译者注

上去。更夫立刻抓起了哨子，吹出了最为撕心裂肺的声音。于是折磨人的精怪们迅速撤退，但退得不远，仍然留在他们能听到哨声和能看到可能发生什么情况的地方。

这时，更夫们都来了。

“真倒霉！你在哪儿？”他们喊道，接着发现了出事地点。

“唉，上帝救救我吧！”俘虏喊道，“让我出来，让我出来！我得呼救了！”

“你喝了大量的水，所以你不渴，伙计，”其他人说道，“既然你掉进了木柜，那就躺在里面好了，你这蠢猪！”他们大笑走着走开了。

“啊，这伙流氓！”他叹了一口气，想顶开盖子，但不顶事。他使尽力气，柜子翻转了过来。于是年轻人一齐走上前来，似乎对他讲述的全部情况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对他讲明，只要答应一个条件，便打开柜子。那就是，在他们随着威廉的小提琴演奏的对舞曲起舞时，他要阻止其他更夫到街上来干涉。

这个可怜的人被释放了。现在，他们安排好了跳舞活动，他必须殷勤周到地站好岗，放好哨。他们请威廉来演奏，跳舞开始了。可是还缺一个舞伴。就在这时，一位沉静的公民走过来。没有舞伴的那位青年绅士，嬉笑地怀着敬意走近他，请他参加这次娱乐活动。

“我从来不跳舞！”这个人说。他笑着，想赶他的路。

“是的，”这位邀舞者答道，“但是您必须赏脸，否则我就跳不成了。”说着说着，他就搂着他的腰跳起来，不管这位好人愿不愿意跳。

“每一个人都应该给更夫一件礼物！”他们说，这时对舞



曲已演奏完毕。“他是一位大好人，把街上的秩序维持得很好，因此大家都能享受跳舞的乐趣。”

“这些人都是老实人的儿子！”更夫自言自语，他十分高兴地把钱塞进他的皮夹子。

街上的一切复归于寂静。小提琴也悄然无声。



### 第三章

谁看清了我心中的阴影？

——阿·封·沙米索<sup>①</sup>

在前一章里，我们谈到了一个年轻大学生——奥托·特斯特鲁普。正如他的同学们所说的，他是一个聪明人，得了九个“特优”，但是他也很有傲慢，他必须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将要和他结识，不是在我们已经提到的要作出安排的讨论会上，尽管在会上我们要对这位好样的拉丁语学者满怀钦佩之情；也不是在众多的伙伴们中间，在那种场合，他的漂亮的外表，他的谈吐和忧郁的眼光，定会使他饶有风趣；正如他很少在歌剧院正厅里露面一样，尽管他在那里，少许敏锐的观察力就能表明他是一个智力高超的年轻人。但是我们将会在他的朋友小男爵威廉家里头一回找到他。十一月初，我们看见他们俩嘴里都叼着烟斗，桌上摆着狄巴拉斯<sup>②</sup>和亚奈科雷昂<sup>③</sup>的作品，他们正在读诗，为即将研习的语言学课程作准

① (1781—1838)德国小说家及诗人。——中译者注

② (公元前54?—?18年)罗马诗人。——中译者注

③ (公元前572?—公元前488?)希腊诗人。——中译者注

备。

室内摆了一架钢琴，还有很多乐谱。墙上挂了韦塞<sup>①</sup>和贝多芬<sup>②</sup>的画像。因为我们的男爵不仅是音乐爱好者，而且是作曲家。

“看，我们这儿又有了可爱的贴身的雾了！”威廉说，“在户外人们可以正儿八经地闻闻它的气味，在家里它对我可能是真正的灾祸，在这儿它只是把这个城市伦敦化而已。”

“我喜欢它！”奥托说，“对我来说，它恰似从韦斯特沃沃弗来的一位老朋友。这雾真像是给我带来了大海和沙丘的问候。”

“我想去看看北海，但那里可能有魔鬼！哪个城市离您祖父的庄园最近？”

“莱姆维，”奥托答道，“任何人如果想好好地看一看北海，他就应该走远一点，到蒂斯泰兹和赫耶林去。我去那里旅游过，还探望过祖父在博格卢姆-克洛斯特的家。此外，还作了几次短途旅行。有一个黄昏，我永远也忘不了。是的，那回刮起了大风暴，其来势之猛，我国内地人是无法想像的。我和一个仆人骑在马上——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孩，一个十分放肆的少年。风暴开始刮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周围全是沙丘。啊，您真该去看一看！沙沿着海岸堆起了高坝，筑成了一道防浪堤。堤上长满了海草。可是，如果风暴把它冲开了一个缺口，那么整个堤就全被卷走了。这种景观我们碰巧看到了。这是名副其实的阿拉伯沙尘暴。北海咆哮着，几里之外都能听得见。咸浪花和沙子一起扑到我们的脸上。”

① 丹麦作曲家生卒年不详。——中译者注

② (1770—1827)德国大作曲家。——中译者注